

棉花白,棉线长
灯下纺线织布忙
青蛙叫,蛐蛐唱
纳鞋底,做衣裳
星星陪伴到天亮
……

夜半时分,那首儿歌不知从记忆的哪一处浮了出来,无声无息,像一缕微风穿过门缝,裹着熟悉而干爽棉布气息,悄悄飘进耳畔。

我搁下笔,望向书橱。玻璃隔板后,那块蓝格子旧棉布安安静静地躺着。灯光落在上面,格纹已经褪色,边角也磨出了毛边,却依然服帖、温暖,像一段被压平的时光。我不由得伸出手,老旧而柔软的布面摸上去微微发凉,童年的暖意却顺着指尖,一直漫到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那时候,我的村子是泡在棉絮里的。

白日里,全村人都扑在田地上。耕、耩、锄、割,侍弄着五谷庄稼。日头从东边挪到西边,人的脊梁便弯在田垄间,一晌又一晌,把汗珠砸进土里。暮色落下,炊烟散尽,油灯次第

亮起,乡村的夜晚便换了一番光景。男人们或围坐闲谈,或凑在院子里练武。月光下拳脚带风,半大的孩子也跟着招一式地比画。女人们却少有清闲,如豆的灯火下,纺车轻摇,织机轻响,银针穿梭,棉线游走。细碎的劳作声,填满了乡村漫长而寂静的夜。

我便是在这样的灯火与声响里长大的。母亲在灯下纺线、织布、纳鞋底、缝衣裳,一针一线打理着一家人的四季穿戴。我就着油灯伏案读书、写字、画画。昏黄的灯光洒下来,一边是人间烟火里的细碎劳作,一边是孩童单纯的笔墨光阴,动静相依,岁月安然。

一家人的衣衫鞋袜,都仰仗自家地头那几亩棉花。人们只见棉花吐絮时雪白如云,却未必留意棉株从生来到吐絮的细微变化。春夏时节,棉株青翠,与寻常庄稼并无明显不同,安静地长在田垄间,沐风饮露。小时候,我也以为枝头那团团雪白就是棉花的花,后来才知道,那是棉秆表皮长出的纤维,并非花瓣。

棉花初开时,多呈乳白或浅黄,随后渐渐染上粉红、紫红。花谢以后,青绿的子房慢慢膨大,形成棉铃,乡人称作“棉桃”。待其成熟,棉桃咧开,一团团白絮破壳而出,如云似雪,点亮田间。由于花朵开放时间不同,同一株棉花上常能同时见到处于不同花期、颜色各异的花朵。我小时候常想:若棉花生来就有五彩,往后染线该能省多少工夫,寻常布衣也会天天斑斓起来。

收棉如收麦,最讲究一个“抢”字。老辈人常说:“棉花开口笑,最怕雨来浇。”棉桃一旦开裂吐絮,最经不起风雨。秋雨一来,蓬松雪白的棉絮便会结块发霉,受潮霉变。每到拾花时节,村里人都悬着一颗心。天色稍有阴沉,全家便下地,赶在落雨前把一朵朵雪白的棉絮摘回家。

村里人把摘棉花叫作“拾花”,这是个很考验手工工夫的细活。指尖捏住棉絮与棉壳相连处,轻轻一提,整朵

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辽阔,是在无垠的呼伦贝尔草原。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草原在晨曦的映照下,如同一幅巨大的绿色画卷,铺展在天地之间。微风拂过,草浪翻滚,发出沙沙的声响,诉说着古老的故事。站在草原上,四周是无尽的绿色,“天苍苍,野茫茫”的意境顿时涌上心头。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与开阔,心灵仿佛被这片草原洗涤,所有的烦恼随风而去。我闭上眼睛,深深吸气,青草的清香随风而来。我感受着大自然的呼吸,感受着生命的脉动。

沙漠的辽阔与草原不同,它是一种荒凉而壮美的辽阔。一年秋天,我走进了巴丹吉林沙漠。沙丘连绵起伏,如同金色的波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没有尘世的喧嚣,只有风的呼啸和流沙的低语。站在沙丘的顶端,俯瞰着连绵的沙海,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沙漠的辽阔让我感受



晚霞晚铃

鲍明全 摄

棉絮便完整脱出,干净利落。若手法生疏、力道不匀,棉壳里就会残留丝丝缕缕的棉絮。

拾回的新棉,先要细细晾晒。薄薄地摊在苇席上,让秋阳晒去其中的潮气。只有干透的棉花,才能弹得蓬松匀净,纺出纤细绵长的线,若带着潮气,日后容易结块发霉,既费工又费料。晒好的棉花还要耐心择净,挑出枯叶、棉壳、硬渣和发黑的瓣,只留下纯净柔软的白棉,乡人称之为“净棉”。

把净棉送进手摇轧花机,缓缓推



故乡的棉田 张树森 摄

送,棉籽便与皮棉分离开来。分离出来的棉籽也不浪费,可以留种,也可以榨油。接着是弹棉:木槌一下下敲击老木弓的弓弦,板结的棉絮渐渐散开,变得蓬松匀净,如云似雪。棉花若弹得不够蓬松,棉条就容易粗细不均,终究纺不出匀净绵长得好线。

弹好的棉花,便可搓成棉条。取一根光滑的高粱秆或细竹棍,把棉絮均匀摊开,轻轻裹紧,再用双手反复揉搓,最后抽去棍身,便成了蓬松规整的棉捻子。这是孩子也能搭手的活计,看似简单,却是纺线不可少的一步。真正纺起线来,孩子便难以拿捏分寸:力道轻了,线松松散散;力道重了,又容易扯断,纺出的线常常忽粗忽细,不成模样。

暮色沉沉,油灯亮起,母亲便坐下来安静地纺线。我伏案读书写字,她偶尔轻声讲起老辈的旧事。

纺线是极磨心性的活计,讲究分寸,更讲究耐力。右手轻摇纺车,纺轮悠悠转动;左手捏住棉捻子缓缓后拉,绵软的棉絮一点点抻开、捻合,凝成纤细坚实的棉线。最要紧的是拉得匀、捻得稳,随拉随缠。新纺的线尚未定型,稍一松懈,便会起毛、打结甚至断裂。拉一寸,缠一寸,新纺的线一层层绕上锭子,纺出的线穗才会紧实方正、粗细均匀。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纺线劳作,也让母亲愈发沉静、耐心。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很少把烦恼挂在脸上。也许就在那些漫长的夜里,千回百转的棉线,也一点点抚平了她心底的琐碎忧思。

纺好的线穗还不能直接上机织布,先要经过几道规整工序。先用簪子把线穗上的棉线绞成长线路,顺手理去乱线、断线和浮絮;再熬一锅稀薄的面浆,把棉线浸浆定型,使其不易起毛、缠股和断裂;最后反复抻线、伸线,让整捆棉线松紧一致,免得织布时疏密不均。

那时村里少见化学染料,棉线和布匹的颜色多取自田间山野的草木。

蓝靛染出的土蓝沉稳耐看,经过反复浸染、晾晒,色泽愈发深沉。也有人家取当地草木熬煮染液,染出深浅不一的土黄和灰褐,素雅朴实,适合家常衣衫和被里。染线不能心急,要温浸、阴干、捋顺,再一遍遍复染,线才柔韧耐洗。若火候过急、曝晒过度,棉线便容易发脆,织出的布也会粗糙。

染好晾干线路,还要经过整经、穿综、穿箱、刷线等工序。先在空地钉上木橛,按尺寸排布经线,使其根根分明、松紧一致;再把经线依次穿过综丝

和笄齿,梳理平整,绷上机轴,待经线排布得规整妥帖,才算为织布做好了准备。老式木织机,靠的是手脚之间的默契。双脚踩动踏板,综线上下起落,织口有序开合;手上投梭、拉梭,把纬线一道道打紧。咻咻、咯噔、咣嗒,几种声响交织在一起,成了乡村冬夜最鲜活的烟火节拍。纯色棉线织成素布,朴素耐磨,适合日常劳作;深浅彩线交错,便织出条纹、方格,常用来做新衣和被面。织布最忌心浮气躁,力道不匀,节奏错乱,布面便会跳线浮线,疏密不一。老手织布,心稳手稳,织出的布紧实平整,经久耐穿。

织够尺寸,便停机落布。新布带着浆,略显僵硬,要用清水浸泡漂洗,洗去浮浆和余色,再铺在苇席上阴干。晾干后的粗布纹理清晰、质地细密,初穿时有些硬挺,经年水洗摩挲,便越来越柔软贴身。黑布多是先织后染,条纹、方格布多是先染线后织。旧时草木染出的颜色沉静耐看,历经多年仍留着温润的底色。小时候没有水彩颜料,我偶尔拿染线用的颜料涂鸦。多年以后,纸页虽已发黄破损,颜色却还依稀鲜明。

从种棉到成衣,前前后后要经过数十道工序。一匹土布,从种棉、拾花、弹棉、纺线、染线、整经,到上机织造、漂洗定型,步步都是水磨工夫。一寸布,一寸辛劳。寻常布衣之下,藏着庄户人无数个长夜的劳碌。

冬夜里,屋外万籁俱寂,屋内油灯如豆。唯有银针穿布的啧啧声、顶针偶尔碰出的细碎叮叮声,还有棉线抽动的沙沙声,声声绵长,岁岁不息。

旧时布衣的精巧,也藏在小小的布扣上。在我童年的乡村,现成纽扣并不多见,许多衣衫上的扣子和扣袢,都是用碎布一针一线做成的。惜物的庄户人,从不轻易浪费一寸布料。最朴素的是简易布扣:碎布折叠压实,层层盘绕,背面密缝固定,扁平敦实,结实耐用,最适合日常劳作的粗布衣衫。看似不起眼,却处处见着惜

物的心思。

体面的新衣多用圆布扣,乡人叫它“馒头扣”或“鼓肚扣”。以小圆格襟,也就是用旧布裱糊成的硬衬为芯,用同色软布紧紧包裹,背面收线锁口,慢慢拢出圆润饱满的弧度,形如小馒头。扣身嵌入扣袢,开合妥帖,藏着家常日子里的精致。

最见巧思的是盘花扣。细布条裹缝成紧实圆润的布条,再盘绕、回旋、叠曲,做成一字形、如意形等素雅花样。针脚细密,藏在背面,不露痕迹;缀在对襟袄或新衣领口,便成了朴素布衣上格外灵动的一笔。

手工布扣带着棉布的温润,也带着手的温度。几种扣子,各有形制,各有用途,藏着乡人过日子的心思与巧意,简素之中自有讲究。

母亲的巧手,不只会裁衣纳鞋,也能缝制各式玩具。红冠大公鸡、肥硕老母鸡、展翅小鸽子,件件有模有样。布面再用彩线绣上花纹,便愈发生动。母亲绣的花,被面上有,床单上有,蚊帐上有,娃娃的衣裳和我的布玩具上也有。后来,母亲年岁渐长,眼睛渐渐昏花,每逢纫针,总难以对准细小的针眼。我那时眼亮,常常一穿便过,母亲便笑着夸我眼晴好。

儿时不懂辛劳,只知道穿新衣新鞋、把玩木偶的欢喜。那份从小滋养我的安稳与自信,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的偏爱与成全。如今年岁渐长,每每想起母亲灯下劳作的身影,想起她忙碌一天后捶一捶酸痛的腰背、揉一揉发胀的指尖,心底便泛起酸涩。母亲幼年缠过足,步履总有些蹒跚。年少时,我常替她解开裹脚布,洗脚、揉脚,让她松快一些。那时我并不懂得何为孝顺,只觉得替她做这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我半生伏案写作、作画,之所以能耐住寂寞,也愿意把一件事反复做细,想来正是从母亲长年灯下的劳作中学到了耐力与韧劲。那时,许多乡下女子都懂裁剪缝纫、纺纱织布、纳底绣花,一家人的四季衣衫,无论长短肥瘦,多出自她们之手,件件周正妥帖。如今看来颇为专业的裁剪制衣技艺,在旧时乡村不过是寻常家事。一个普通妇人,凭一双巧手,便撑起了一家人的四季体面。

岁月流转,人事更迭。随着机制布和成衣日渐普及,纺车沉寂了,织机闲置了,纳鞋缝衣的老手艺也渐渐淡出日常生活。我的书橱里,至今珍藏着父母留下的蓝格子老布,还有老家亲友寄来的几块布。布纹依旧细密,花色依旧温润,指尖轻轻一触,旧日光阴便倏然归来。

耳边仿佛又响起纺车呜呜地低吟,织机咣嗒的节拍,眼前又浮现出母亲灯下静坐劳作的身影。那些温暖而酸涩的童年往事,那些慢悠悠、踏踏实实烟火日子,那些千针万线织就的人间安稳,都藏在一缕缕棉线、一寸寸粗布里。



怀念絮语

知,揭开自然世界的重重奥秘。他们的思想穿越时空,创造了一个充满科学精神的辽阔之境,展现出无穷的科学魅力。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但只要心怀辽阔,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希望。当陷入困境时,不妨停下脚步,抬头看看天空,那片无边无际的蓝天,会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当感到迷茫时,不妨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那些伟大的思想和智慧,会照亮前行的道路。当感到孤独时,不妨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博大与包容,让心灵得到释放。

辽阔并非地图上标注的遥远去处,而是源于灵魂深处的豁达与包容。拥有这样的心境,我们便能在困境中看见希望,在迷茫中辨明方向,也能在独处时守住内心的丰盈。



且听风吟

在广袤的草原上,若要寻找家的模样,人们的目光往往会投向草原深处洁白的蒙古包。可若问牧人王金泉,家是什么模样,他会用粗粝的手拍拍那副油光发亮的马鞍,说:“瞧,这也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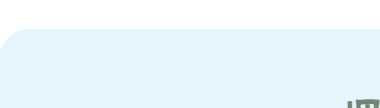
这个关于家的故事,要从一副与众不同的马鞍说起。

那天,为采写民族团结的故事,我和同事乘车来到科尔沁草原深处的一个嘎查,见到了王金泉。寒暄几句,他便邀我和同事进蒙古包做客。

走进蒙古包前,我一眼便注意到挂在拴马桩上的一副马鞍,样式很不寻常。鞍桥不像常见式样那般高耸,而显得低矮平缓。前鞍桥的铜饰上,篆刻的不是蒙古族常见的盘长纹或云纹,而是一株枝叶舒展的果树图案,显出工艺的细腻。鞍尾的皮垫上,则用彩线绣着盘长纹。整副马鞍像一首由不同乡音汇成的古老歌谣。

“这是我做的,草原上的牧人叫我‘王木匠’。我是汉族,那年作为知青来到草原。刚来时生了病,是 its 其格把我治好的。”王金泉对我们说。

其其格年轻时是草原上的赤脚医生,也是一位好骑手。在日后的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后来结为夫妻。其其格的嫁妆里,有一副祖传的马鞍。城里来的王金泉不会骑马,更不习惯高高的鞍桥,刚学骑马时摔过好几跤。其其格看在眼里,便陪着他慢慢练。待骑得稳了,王金泉便凭着一手木工活,琢磨着做一副适合自己的马鞍。他上山选来桦木,照着那副祖传马鞍的样式,把鞍桥做得低些,其其格帮他把皮子揉软,还用彩线绣上盘长纹。王金泉则把一株枝叶舒展的果树图案篆刻在前鞍桥的铜饰上。一副新鞍,就这样在两种生活经验、两双手的默契配合中慢慢成形。鞍桥不高不低,王金泉坐得稳,其其格骑上去也不失飒爽。



刘嘉耘

烟雨莫尼山 (外一首)	
杏花静听 指尖松开 雨沿着天空纹理游来—— 薄烟自山腰初醒 满成淡淡青罗 安之若素,如一方青玉图章 将一生的轻烟 织成天际淡青的一抹 可供云朵停泊的彼岸 松涛在乳雾间浮沉 似一卷未竟的山水 虔诚之手,徐徐铺展 寂静如此丰沛 松枝伸展 针落可闻	
马头琴响时,万籁齐吟 长调的草籽,在弦上发芽 烟雨安澜处,恍有佩环轻摇—— 提灯的明妃掠过松林岩壁	

落雨的日子,你会醒来——
一卷会呼吸的翡翠
点亮漫山遍野刚出浴的珍珠
从草尖漫到云际
山峦浮起烟青,推开草浪

银针坠落,云烟轻摇
草地凝作绵长的低吟
从每一片叶尖滴落——
一滴,一滴
酿着马头琴的弦音
从最深的根须到云梢的牧歌

千年等待倏忽而至
如露珠上凝驻的足尖
踏入这片湿润的呼吸间
远处,雁阵悠悠
鸣声里野菊花一明一暗

推开泪水淋漓的湖面
扁舟一叶,载未竟的唐诗
从水影里抽身,缓缓遁入



赛音白乙拉

一副马鞍的故事

后来,王金泉结识了一位来草原写生的达斡尔族朋友。那位朋友见到这副马鞍,爱不释手,说鞍尾的线条让他想起家乡木鞍的韵味。几年后,他送来一块桦皮色的软皮,边缘压着一圈锯齿纹,正好用来修补鞍子磨损的一角。

“如今,这副马鞍该怎么称呼?”我问。王金泉哈哈一笑,把马鞍举起来。阳光穿过鞍桥上的镂空纹样,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你看,它的纹饰中融入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共有或常见的审美元素。人们无论来自林区、牧区、农区还是城镇,只要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都能像坐在这副鞍子上一样,找到平衡,找到归属,朝着同一个方向稳稳前行。”

他的话很朴实,却一下子说进了我心里。眼前这副马鞍,不只是一件日常用具,木作、皮艺、刺绣、金工等技艺,在它身上彼此成全,不同民族的审美和生活经验也在岁月里自然交融。

告别时,王金泉翻身上马。那副承载着许多故事的马鞍,在他身下显得寻常而妥帖。夕阳把人和马的影子拉得很长,铺在无垠的草原上。

我忽然懂了,在时间的马背上,在生活的颠簸中,你添一份心意,我补一份情谊,他再加一分理解。就这样,我们拥有了同一副看不见却无比坚实的马鞍。它承载着共同的记忆,也托举着共同的前路,让我们在一路同行中彼此相依,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风从草原深处吹来,拂过面颊,仿佛带着那副马鞍上铜的沉静、木的温润、皮的坚韧和丝线的绵长。那是家的气息,是这片土地上最悠远也最亲近的呼吸。



小说阅览

烟雨莫尼山 (外一首)	
碎步碰落的星火 溅成满地闪闪烁烁的野花 就是那个被马鬃掠过 的传说 那场在鞍轭上凝驻的雨， 融进那片收在鹰翼里的草原—— 马兰花摇响的长调 燕群掠过，斜斜地 剪开这迷蒙的烟雨 天地忽然柔软 一念是大地低吟 厚重宽广 一念是轻烟飘绕 晶莹剔透 烟雨泡开一盞陈茗 浮沉间,时醉时醒 苏醒的,原来不只是你 还有那缕不肯散去的炊烟 烟雨一针一线绣成的纹路 是江河初醒 是穿越秦汉的那支牧笛 在长城之上,视野之外 在云雾间缓缓起伏	
落雨的日子,你会醒来—— 一卷会呼吸的翡翠 点亮漫山遍野刚出浴的珍珠 从草尖漫到云际 山峦浮起烟青,推开草浪 银针坠落,云烟轻摇 草地凝作绵长的低吟 从每一片叶尖滴落—— 一滴,一滴 酿着马头琴的弦音 从最深的根须到云梢的牧歌	

落雨的日子,你会醒来——
一卷会呼吸的翡翠
点亮漫山遍野刚出浴的珍珠
从草尖漫到云际
山峦浮起烟青,推开草浪

银针坠落,云烟轻摇
草地凝作绵长的低吟
从每一片叶尖滴落——
一滴,一滴
酿着马头琴的弦音
从最深的根须到云梢的牧歌

千年等待倏忽而至
如露珠上凝驻的足尖
踏入这片湿润的呼吸间
远处,雁阵悠悠
鸣声里野菊花一明一暗

推开泪水淋漓的湖面
扁舟一叶,载未竟的唐诗
从水影里抽身,缓缓遁入

而你依然立在最初的诗行里
浑身缀满光的花苞,眼神清澈
等待那个错过春天的故人
用一生读懂——
一场雨的长度



诗星空